

生物岛短章

沈卫星



犹如空中飘落的一片绿叶，安卧在珠江的波涛里，成为点缀在江心的一块生态绿洲。位于广州珠江航道中段、面积只有1.82平方公里的这座小岛，江水环绕，岸线平顺。很难想象，经历千百年泥沙冲积和历史风云激荡的小岛，如何才有了今天响亮的声名——广州国际生物岛。

上岛时，车要经过“官洲隧道”，才得知小岛在过去称作“官洲岛”。若要触摸历史，岛上的陈家祠堂可能是距今最近的实物了。从这个富有岭南风味的建筑，能依稀辨认出官洲古村当年的生活场景，想象着曾经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岛民，以耕作和打渔为生，虽劳作艰辛，日子过得还算平静而闲适。小岛应该与中国大多数村落一样，最大、最结实的建筑就是宗祠了。所幸，这个宗祠还算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。当年遇到过年过节或家族重要事务的时候，各族同姓宗亲一定会聚首于此，祭祖、断讼、商议、祈福、庆祝……今天的宗祠不再有庄严整饬的氛围，倒是屋内的柴米油盐，透露出临时居住者的生活日常。

古时官洲岛，今日生物岛，这种转身是裂变式、跨越式。

今天，各种疾病正在威胁人类健康，全球生物科技领域你追我赶，中国岂能落后？生物岛便也有了使命。

岛上一栋栋、一片片的现代建筑，高低参差，错落有致，隐隐透出静谧的繁华气质。自提出将官洲岛打造成国际生物技术研究及生产基地的生物岛后，这里便开启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特别是2011年“开岛”以来，仅用10多年的时间，就完全新旧两重天了。一个又一个生物科技研发和生产的小岛，竟是那样的美丽、优美、透亮。

目光望向天空，一群鸽子正优雅地翻飞，身边各种岭南的花木树草，葱茏苍翠，郁郁勃发，呼吸间竟是那样的舒心和安详。小岛是向市民免费开放的，这里不仅有被誉为“羊城最美绿道”的环岛步道，竟然还有揽胜园、水墨园和叠翠园3个公园，市民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可登高远眺，可亲水嬉戏，还能跑跑步，放放风筝，玩玩航模，或者露营野餐，在这里可尽兴休闲娱乐，其实，这也为岛上的科研企业经营营造了一种“原生快乐”“露天情怀”，让人与自然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。生物岛不仅是民众的乐园，也是绿色的天地。为了适应当代人对活动空间品质、美

感的更高要求，小岛即便寸土寸金，也仍保留着大片的绿色生态空间，只有215米高的官洲生命科学创新中心等少数几座高楼脱“绿”而出，大多建筑物被藏在丛林深处，需要“拨”绿见楼。数百家生物医药领域的高科技企业，被茂盛的林木掩映在安静的产业单元中，这实在是新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优化示范，是人与自然、科技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未来样板，也与生物岛提出发展生物技术的目标相一致，就是将生命本身视为终极创新，要建成矫正和治愈人的身心、让生命状态更加美丽的场所造福人类。

生物岛不仅向民众开放，更向全球开放。身处岛上的科研空间，明显感受到，它面向行业领域开放，目标是建成全方位、深层次的开放创新生态。比如，“官洲国际生物论坛”的举办，不仅将全球领先的生物医药创投理念带进小岛，也引得许多跨国合作平台慕名前来。对企业而言，生物岛已经成为“距离成功最近的地方”，也让隔岸相望的广州大学城里的学生心生羡慕地说，要是毕业后能到这里工作，该有多好。

看来，这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。一艘白色汽轮响着悠远的笛声，很快滑过生物岛，驶向远方。如果把通江入海的浩淼水域比作一把放平的巨大火炬，那么火炬的顶端就是被称作“湾顶”的地方，而“湾顶”的小区域也只是生物岛所在的黄埔区，这样看，生物岛的确是小而又小。然而，生物岛却很大。它已经与“科学城”“知识城”“海丝城”一起，构成了黄埔区“三城一岛”经济引擎的新格局，将形成强大的科研创新、企业壮大的集群效应，共同打造千亿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。因此，生物岛并不孤单，它在行业领域里的重要性、影响力正在日益凸显，它有一颗要成为中国生物科技CBD的雄心。

通过这座小小的生物岛，来观察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活力，应当是一个合适的窗口。站在岛上向四周眺望，猜想这块年轻的“试验田”，将续写出怎样令人惊奇的故事？是的，生物岛还年轻，未来也会在风高浪急中遇到风险挑战，但随着岁月的历练，会慢慢长大，发出自己特殊的音色，汇入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宏大旋律，奏响生命科技的春天交响曲。浩浩江水，幽幽江月，定能见证这座神奇的生命之岛拔节成长。

个个高级感、国际范十足的组合空间，强烈的高科技气息扑面而来，数字化设计、触摸屏演示，直观生动、清晰流畅地展示了中心“先行、先变、先锋”的探索和成果。来到楼上，一种“生物岛实验室模式”引起关注，它究竟藏着什么特殊密码呢？当来到一间间科创实验、医工交互、共享办公、聚谈交流场所，便明白这是希望通过无障碍互动，来实现世界顶尖生物医药和生物安全研发的多学科融合、碰撞、创新。目前，投入4亿多元建设的10个仪器设备和技术服务平台，均面向实验室内外共享。这不正是英国科普作家马特·里德利所说的“创新是发生在大脑之间而非大脑之内的集体现象”吗！大楼里，摆放着一些可以触摸的新产品，一块看似肉色的贴片异常诱人，拿起来小心捻揉，感觉轻软，原来，这是一种叫“睿膜”的贴片，据说只要贴在脑膜缺损处，便可修复和再生，救人性命。

而这样的惊奇，还有很多很多。说起来很有意思，一听生物岛这个名字，我首先想起好莱坞影视剧里人迹罕至、高墙封锁的画面，以及阴森、恐怖的生物实验室镜头。但眼前这座专门用于生物科技研发和生产的小岛，竟是那样的美丽、优美、透亮。

目光望向天空，一群鸽子正优雅地翻飞，身边各种岭南的花木树草，葱茏苍翠，郁郁勃发，呼吸间竟是那样的舒心和安详。小岛是向市民免费开放的，这里不仅有被誉为“羊城最美绿道”的环岛步道，竟然还有揽胜园、水墨园和叠翠园3个公园，市民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可登高远眺，可亲水嬉戏，还能跑跑步，放放风筝，玩玩航模，或者露营野餐，在这里可尽兴休闲娱乐，其实，这也为岛上的科研企业经营营造了一种“原生快乐”“露天情怀”，让人与自然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。生物岛不仅是民众的乐园，也是绿色的天地。为了适应当代人对活动空间品质、美

感的更高要求，小岛即便寸土寸金，也仍保留着大片的绿色生态空间，只有215米高的官洲生命科学创新中心等少数几座高楼脱“绿”而出，大多建筑物被藏在丛林深处，需要“拨”绿见楼。数百家生物医药领域的高科技企业，被茂盛的林木掩映在安静的产业单元中，这实在是新经济发展模式的生态优化示范，是人与自然、科技与生态协调发展的未来样板，也与生物岛提出发展生物技术的目标相一致，就是将生命本身视为终极创新，要建成矫正和治愈人的身心、让生命状态更加美丽的场所造福人类。



桂花香里看苏州

孟 悟 (美国)

转眼间，秋天来了，秋天的记忆总是温柔明媚。2018年10月，桂花的幽香弥漫了江南，我随“海外华文作家江南行”采风团到了苏州，感受了吴越文化的源远流长，江南水乡的人杰地灵。

那日在苏州大学参加一个会以后，从校园的侧门出来，有一条小路可以直通网师园。迂回曲折的石板路，两边是古色古香的老屋，老屋里传来轻缓温柔的苏州评弹，也飘来欧美最新的流行音乐。大门口挂着玲珑秀雅的宫灯，灯光洒落在骑摩托车的少年身上，古老的苏南情调，巧妙地融合了现代时尚元素。

桂花大张旗鼓地开放着，醉人的甜香在夜色里荡漾。苏州市侨办的张辉先生指着前面一处院落说，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？苏州十中，曾经的苏州织造署，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故居，也是曹雪芹童年生活的地方！我欢天喜地站在原地，幻想即将与曹雪芹重逢！《红楼梦》是怎样铭心刻骨地影响了我的少年和青年，当我漂洋过海，它陪我远行天涯，人在美国，职场颠簸，历经了万水千山，但对《红楼梦》的热爱和眷恋从未改变。

康熙皇帝六下江南，苏州织造署就是皇帝的行宫。《红楼梦》中的繁华锦绣之地、温柔富贵之乡，都跟苏州织造署息息相关。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了《红楼梦》的场面，元春封了贵妃，准备回家省亲，贾琏的乳母对王熙凤说：“那可是千载难逢的！那时候我才记事儿，咱们贾府正在姑

梦》开演前，主持人指着院中的小桥和碧池说，这是中秋赏月的最佳景点。恍然之间，觉得曹雪芹曾在这里饮酒吟诗。他出生在姑苏城的豪门大族，对礼仪典制和宗教哲学，他熟稔于心；民俗风情和美食服饰，他耳濡目染。突然想起白天游山塘街时，张辉先生曾告诉我们，《红楼梦》第一回中曾提及“十里街”，“十里街”就是现在的山塘街，而姑苏城恰是曹雪芹心目中的温柔富贵之乡。

虽然我未能深入苏州织造署旧址探访，但在苏州城，处处都能与“红楼梦”相遇，想象书中某个章回的虚构源头。白日里游抽政园，站在假山下看水边的柳树，自然会想起“绕堤柳借三篙翠，隔岸花分一脉香”。走进“小沧浪”水阁，张辉先生对我们说，你看古人多会享受，这间房南窗北槛，两面临水，临水观景，别有风韵，夏日乘凉时，风从两窗吹过，自然心旷神怡。他的话让我想起《红楼梦》中的贾母，她是个极会享受的人，她让唱戏的女子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演奏，因为音乐“借着水音更好听”。她和儿孙们就在缀锦楼品酒赏玩，当“箫管悠扬，笙笛并发……那乐声穿林度水而来，自然使人心旷神怡”。

曹雪芹若没有亲身经历，断难写出这样的细节。苏州城给了我欢欣和满足。或许每个人的心灵都有一座城，跟他的爱息息相关。他爱的人，他爱的书，他爱的山，他爱的河……

“咱们把拍客团改名为泗水微公益协会吧，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。”齐鲁拍客团泗水站负责人提议。

一名拍客团成员说：“对有困难的儿童进行帮扶，我举双手赞成。”

“这几年，咱们不仅通过镜头记录了真善美，还改变着一个个孩子，一个个家庭。”齐鲁拍客团泗水站负责人站起来大声说道，“下一步，咱们还要扩大范围走村串户，对全县需要帮助的儿童进行摸排，既考虑系统性，也考虑持续性。”会场响起一阵热烈掌声。

2014年初秋的一天，齐鲁大地瓜果正飘香，齐鲁拍客团泗水站百余名成员齐聚一堂，召开一年一度的年会，共商发展大计。会场气氛热烈，简朴而又隆重。

齐鲁拍客团由齐鲁网发起，由一群摄影爱好者组成。他们不仅通过相机、手机、DV、电脑等设备，借助齐鲁网参与新闻报道、网友互动，成立伊始，还将公益帮扶作为团队活动重点，纵横阡陌都有他们忙碌奔波的背影。

泗水属于山东济宁，是沂蒙革命老区，也是劳务输出大县，留守老人和儿童多，特别是留守儿童亟需照护。孩子在一天天长，需要阳光雨露。扶贫政策给孩子们带来了希望和温暖，作为真善美的记录者和传播者，拍客团成员们也渴望化作一束束阳光，去照亮一个个孩子的心灵之窗。

虽然泗水微公益协会2016年元月才在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，但他们传递爱的帮扶行动早已开始。

他们的行动，得到了泗水县委、县政府的大力支持。办公场所也由最初爱心人士提供的一间狭小办公室，搬到了县里提供的泗水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大楼。

任尚苗三十出头，在泗水县济河街道上班，整天忙碌奔波处理各种繁杂琐碎的事。她也是个称职的妈妈，每天风雨无阻地接送儿子上学，陪儿子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，尽量用更多的时间陪伴他。

她没有因为忙碌忽视了爱的传递，她申请当上了微公益协会的志愿者，并总会“忙里偷闲”地去参加一些帮扶活动。

2017年暑假，微公益协会开展“带你去看世界”活动，带着从未离开泗水的孩子赴省城济南参观和游玩。任尚苗是志愿者之一。

“带你去看世界”活动，原名“放飞梦想”，源于两年前的一次外出参观。受一家爱心企业的资助，齐鲁拍客团泗水站组织了30个孩子到日照看海景观日出，那是拍客团第一次组织孩子外出旅游。

为了让家长安心，他们与家长不断沟通，详细介绍活动的方案和流程。一路上格外小心，生怕磕了碰了孩子。然而，让拍客团成员没想到的是，有些孩子从未住过酒店，不知道房间里卫生间和洗澡间，也没使用过浴室喷头和坐便器。

应该多带孩子出去走走，开阔眼界，放飞梦想！于是，他们往外走，走到了省内的济南、青岛、烟台、日照、泰安等地，省外的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南京、西安、延安等地。但他们去得最多的还是日照，泗水离那儿近，孩子们都喜欢大海。

微公益协会用心良苦，让志愿者“一对一”守护孩子。任尚苗与阁阁是一对。

阁阁是个8岁的小丫头，刚出生两三个月就没有了妈妈，她不知道妈妈长啥模样，更没有感受过妈妈的温暖。一路上，小丫头总是与任妈妈手拉着手，形影不离。

第一天晚上10点半左右，任妈妈正迷迷糊糊快要睡着时，胳膊上突然感到一阵暖意。任妈妈正要吱声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是阁阁从另一张床爬到了任妈妈的床上，并紧紧地抱着任妈妈的右胳膊。

此刻的任妈妈，早已悄然落泪。为了不惊扰阁阁，她不敢用手擦眼泪，任由泪水从脸庞流下，再流到枕头上。渐渐地，任妈妈听到阁阁的呼吸声越来越大。阁阁进入了熟睡状态，任妈妈却睡意全无。她把阁阁搂在身旁，一会轻抚着她的头发，一会轻抚着她的胳膊，抚着抚着，泪又出来了。

“任妈妈，俺能叫你妈妈吗？”第二天早上起床，阁阁鼓足勇气对任妈妈说。“能啊！”任妈妈微笑着把阁阁搂到怀中。“母女俩”紧紧相拥。

随着帮扶工作的深入、细致、精准，他们还发现：由于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，一般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没问题了，需要资金和物资资助的孩子越来越少，孩子最需要的是关爱和陪伴。

是该调整工作思路，增加服务项目了！微爱妈妈——微公益协会又一个项目在实践中产生了。新项目接踵而来，儿童服务站、温暖小屋、女童保护、微笑图画、微笑美发、微笑心声……汇聚成爱的河流，幸福的海洋。

来到泗水县圣水峪小城市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一楼时，“乡村儒学讲堂”正在进行，30多名大爷大娘正聚精会神地听讲。

70岁的陈一鸣大爷是“乡村儒学讲堂”的全职义工。他从过军，当过民办教师。2013年泗水县在小城市村创新试点开设“乡村儒学讲堂”，主要讲传统文化、礼仪孝道，退休在家的他便主动申请当义工。

小城市村有近1400人，留守的有七八百人，全是老人和小孩，75岁以上的就有170多个。

梧桐飘香

纪 红 建

他们需要互帮互助、抱团取暖，也需要文化的浸润。“乡村儒学讲堂”一开始在小学里讲，考虑到影响孩子们上课，后来租了一个老百姓的小四合院，再后来建起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，讲堂搬到一楼。

陈大爷说，刚开始，有人说风凉话：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学儒学。但组织者没有动摇，坚持自己的选择。慢慢地，大家看到了小城市村的变化，投来羡慕的眼光。老人心态平和，中年人孝顺，年轻人上进，大学生、研究生、博士生越来越多。近几年村里出了6个博士、20多个研究生、50多个大学生。

另一位义工叫陈本义，小陈一鸣大爷3岁，是小城市村的养鸡专业户。听“乡村儒学讲堂”第一堂课，他就被深深吸引了。老师讲了孔子的故事，讲了仁义礼智信的起源以及意义。期间有一个细节打动了她：老师讲完课后来到学校门口，看到一位老人拄着拐棍艰难行走，老师对他嘘寒问暖，还当即掏出200块钱给老人。

从此，他不仅风雨无阻地参加“乡村儒学讲堂”，还主动申请当义工。他家里养了4000多只鸡，有忙不完的活，但只要哪天有讲堂的课，他就会凌晨起床，把所有的活儿赶在上午9点前做完。

虽然小城市村“乡村儒学讲堂”早在2013年就开设了，但现在也成了泗水县微公益协会延伸的触角。微公益协会会长杨斌告诉我，他们想参与到服务乡村振兴的队伍中，探索如何服务农村“一老”“一小”和残疾人，打造综合性乡村服务体系。

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二楼是“微爱益家儿童服务站”，他们想让留守儿童在这里得到全方位照顾和成长，而一楼的“乡村儒学讲堂”也只不过是“微孝益家养老服务中心”的一个局部。

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左边，是小城市村的“幸福食堂”，老人们定期在这里一起包饺子吃饭，一起下棋娱乐。特别是每年除夕，村里的孤寡老人和残疾人都会在这里吃团圆饭。

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后边则是老人的洗澡间、洗衣房，以及“光彩作坊”。微公益协会想得周到，为了给留守妇女增加收入，他们不仅到处联系手工活，还提供专门场地，美其名曰：光彩作坊。

这些，并不是他们的独创，他们去上海、广州、杭州等地，学人所长，进步自己。

他们知道，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，乡村振兴不是一朝一夕、一蹴而就的事情，而是一项长期工程，需要一茬又一茬的人接续奋斗。所以，他们根据形势发展和现实需求，一步一个脚印朝前走。

来到泗水，撼动心灵的，不是风景，而是散落在泗水大地的那些温暖人心的美好瞬间。在微公益协会档案室，被帮扶的儿童资料摆放整齐、科学分类，他们还让全县未成年入依据其需要救助和关注的程度，分为红、黄、蓝、绿4个等级。

在微公益协会荣誉室的墙上，有个“爱心助学图”，每帮扶一个儿童，他们就会在儿童所在村的区划图上贴上一颗小红心。我看到，2698颗小红心共同构成了泗水的斑斓银河。

在小城市村，我不仅看到了一个中国村庄的朴实与温暖、希望与未来，还感受到了浓郁的乡愁。虽然6年前因库区扶贫，他们从龙湾套水库畔整体搬迁到地势较高的新村社区，但还完好无损地保存了老村落。

绿意盎然的树林间，四处是方块石垒起的墙，盖起的屋，并偶尔传来几声鸡鸣犬吠。

此刻，梧桐飘香。安静村道两旁，站立着高大的梧桐树，它们静静地伫立在春风中、阳光下，不骄不馁、不急不躁，就那么普普通通、简简单单，舒展着自己的美丽，挥洒着自己的清香。

